

蟒的传奇

高洪波 著
明天出版社



麟的传奇

高洪波 著



鲁新登字 06 号

蟒 的 传 奇

高 洪 波

*

明 天 出 版 社 出 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375 印张 2 插页 181 千字

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97

ISBN7—5332—1490—0

I·315 定价：3.95 元



小 传

高洪波，内蒙古开鲁县人。1951年12月出生。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诗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。现任《中国作家》副主编。著有儿童诗集：《大象法官》《吃石头的鳄鱼》《鹅鹅鹅》《喊泉的秘密》《飞龙和神鸽》《我喜欢你，狐狸》《种葡萄的狐狸》；评论集《鹅背驮着的童话》《说给缪斯的情话》；散文集《波斯猫》。

系鲁迅文学院七期，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毕业生。

硕果童心

——代序

干了十几年的编辑工作，工作之余一大乐趣是为孩子们写作。

为孩子写作有好处也有坏处，好处是心态放松、平静，写到会心处你会不由自主地想笑，这样你很快活地年轻起来；坏处——如果可以很功利地称为“坏处”的话，你的读者不会有直接的反响、反馈，没有什么“轰动效应”，再说白了，儿童文学事业是寂寞者的事业。

仅就我所见到的几位儿童文学前辈，如已弃世的金近先生，现在仍笔耕不辍的果向真大姐、韩作黎老人，似乎都恪守寂寞之道，默默地为孩子们做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事。他们的“影响”只在儿童文学界，“界”之处也许有人知晓，不过那大多是由于社会活动，至于作品，真的很难说。

但是如果我说韩作黎老人是好几位中央领导人、部长们的校长，比如李铁映、伍绍祖都是他的曾经拖鼻涕的学生，教育界虽然是尽人皆知，但你可能不会相信！

我如果说果向真大姐的《小胖和小松》影响过五十年代一代少年儿童，她现在还兴致勃勃地在好几个幼儿园蹲点，白发苍然而童心鲜亮，你可能也不一定相信。

但这却是活生生的现实。

两年前沈大力把轰动法国的名著《悬崖百合》改成了电视连续剧，这部反映延安小学生生活的片子在北京专门开了研讨会，会上李铁映、伍绍祖全出席了。见到老校长韩作黎，他们二位执弟子礼；看到电视剧中出现小主人公饿得偷马料吃，李铁映承认自己也偷过豆饼吃，而且是因为烧豆饼的黑渣染黑了嘴唇，才让老师们发现的。

当说到几十年前的往事时，我看到韩老真诚地笑着，目光里是一如既往的慈爱。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，虽是古训，但起码让我们感受到承受恩惠者对施教者的一种近乎永恒的感激。

儿童文学与这种“一日为师”似乎有很相近、相通的地方。如果这种感激之情被孩子们天真地表达出来，实在是很动人的一种场面。

我经历过两次。

一次是在天津，我同童话作家孙幼军去为一批“童话迷”讲课，讲课完毕，我们为孩子们签名——我面对着一群热情的小白桦，真诚的向日葵，他们举着小本子，把笔递到我的鼻尖上，那种专注、那种渴望，让我永生难忘！事后一个小姑娘羞涩地送了一本童话书给我，书名是《魔术师的帽子》。书皮已有几分陈旧了，想，方子内已读过几遍，喜欢的，送给我的一刹那我看到脸上喜悦的光，

这是我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所接受的最值得珍贵的一份礼物了。

另一次则在最近。

我把自己的新书《我喜欢你，狐狸》送给了一对双胞胎男孩，他们的父亲是小说家、我的同事许谋清。尽管至今我仍没有分清谁是哥哥，谁是弟弟？但我很惊奇地读到了弟弟、五年级小学生许言的《高洪波论》，据说这篇文章是小男孩一早起来连裤子都没穿就写成的：“小说的天地，诗的森林，散文的大海，这三样让我选择一样，那我就选诗。”

《高洪波论》就这样很潇洒地开了头。下面小家伙写出了我的那些儿童诗给予他的感受，认为“诗给了我花的世界，给了我人间的欢乐，给了我金色的沙滩”。这倒还没什么，难得的是他最后的结论：“我常常想四十老几的高洪波，怎么会写出孩子的心灵呢？噢，原来是他注意观察女儿，注意她所说的和所做的。”这已经为我的创作生活作注解了，很准确的判断。还有更有趣的假设：

“可我真想有人把他四十的那个零削去，让他那回忆童年的眼睛变成充满欢乐的眼睛，用孩子的眼光再看看《我喜欢你，狐狸》，我肯定，他会有另一种感觉。”

读到这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，因为他以一个五年级男孩子的热诚，期望我由40岁变成4岁，这真是最高的期待和奖赏！

还有什么比回归童年更幸福的呢？何况又是由儿童来出面为你的回归而努力。

双胞胎中的老二许言确实让我震惊，这同时也是我读到

的最精彩的评论文章——《高洪波论》，尽管它只停留在纸上，而且错别字不少，但我会把许言的“手稿”珍存起来，直到垂暮之年。

这就是本文的题目：硕果童心。

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为孩子写作，儿童文学作家是天性使然，是缪斯为了儿童的快乐而派出来的一批笔杆子。他们的内心平静，外表年轻，永远快乐地注视着生活，他们属于孩子，孩子也属于他们，正像别林斯基说的：他们是“儿童的福星”，也有译成“儿童的节日”的，我认为“福星”更棒，更准确。因此做一名为孩子写作的作家，实在是很了不起的选择。

不信你去随便问问任何一位儿童文学作家，类似我的经历和感受者比比皆是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所从事的笔耕生涯，非但不寂寞，而且其乐无穷。

什么事都讲究乐在其中。

目 录

硕果童心（代序）	（1）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上 编

榆钱儿	（3）
灯光球场	（6）
陀 螺	（10）
冰糖葫芦	（13）
学棋纪略	（17）
甘 草	（22）
禅 机	（26）
弹 弓	（32）
梦回都匀	（36）
在飞驰的列车上	（43）
虎崽与熊娃	（50）
翠绿色的歌	（53）

雪 国	(57)
理 解	(61)
忆 蛙	(65)
算盘珠子	(70)
小城无故事	
——小学生活琐忆	(73)
表 哥	(79)
故乡的夏天	(87)
陈大伯轶事	(92)
父 亲	(97)
柳桃花.....	(105)
水.....	(109)
镜泊湖散记.....	(113)
猫眼蝶	
灯笼果	
寿星头	
快活林	
镜泊落日	
冰洞行	
北戴河之冬.....	(126)
小 街.....	(130)

下 编

时间断想录.....	(137)
武侠乐.....	(143)

难忘沧桑·····	(148)
书的回忆·····	(151)
鸦与鸽·····	(156)
合子饭·····	(160)
操 场·····	(163)
红 雨·····	(166)
采 菌·····	(170)
灵 芝·····	(175)
香 肠·····	(178)
苦聪山上·····	(183)
关于地震·····	(186)
夜间播音·····	(190)
军犬三记·····	(193)
蛤蚧声声·····	(200)
蟒的传奇·····	(203)
蜂 蜜·····	(208)
蚂 蝗·····	(214)
南疆刀趣·····	(219)
悔·····	(224)
罗汉果与麦饭石·····	(230)
图 钉·····	(234)
活 物·····	(236)
高大的小老头	
——忆金近·····	

车 程.....	(245)
高洪波，你好.....	(250)
独特的世界（代跋）.....	(254)

上 编

榆 钱 儿

有一年出差到呼和浩特，正赶上春末，满城是云絮般滚动的杨花。

北京城也有杨花，它们的家族每到春日里同样爱凑热闹，把北京城涂抹得朦朦胧胧，有时碰巧沾几朵在脸上，痒痒的，等闲挥之不去。

榆钱儿就没这么张狂，尽管它也是花。

榆钱儿是榆树的奉献，从它诞生之日起，就命中注定要成为孩子们掠食的对象，所以我对榆钱儿印象顶好。

在我的故乡科尔沁草原，榆树杨树柳树并着肩长，柳树一般生长在热闹的广场中央，长发披散开来，显得风姿绰约；杨树大多是钻天杨，它们的存身之处多为田野或公路旁，手拉手抗拒着塞外的风沙，因此它们顶辛苦；榆树愿意在房前或墙角扎营，常常探身出墙头，向我们招手。

柳树的奉献是柳笛。折下一枝小手指粗的柳枝，拿小刀切割齐整，然后搓一搓，使绿色的树皮略略熟软，猛一下褪

出树枝，一管柳笛就温驯地呈现在你手中，愿意怎么吹就怎么吹。柳笛声根据柳枝的粗细调整其大小，粗笛声音浑厚，“呜呜”的像牛吼；细笛声尖利，“吱吱”的像雏鸡。

春日里，我们常常绿着掌心和嘴唇，捏着十几管柳树馈赠的笛儿回家。柳笛现制现吹奏，搁置一夜，第二天就无法吹响。春天把自己的歌声寄存在柳树的枝叶里，每个孩子都有本事把这歌声找出来，这是一种童年的专利。

杨树很矜持，个子长得令人望而生畏，因此实际上是和 我们最无缘份的一种树。只是那树叶很大，像小小的扇子，叶蒂很坚韧，偶尔拿来斗草，也别有趣趣，不过那是秋天里的事业。

剩下的就是榆树了。榆树在我们眼里像一位慈祥的老奶奶，这指的是老树；中年的榆树类似于幼儿园的阿姨；再年轻些的榆树，哪怕碗口粗细、一人多高的，也能攀出几串甜津津的榆钱儿，就凭这一点，喊一声“榆姐”也值得。

总之，榆树是女性之树，母爱之树，也是欢乐之树，美味之树。榆钱儿的的确很好吃，尤其在清晨，露水还沁润着榆钱儿的时候，它们亮晶晶、绿莹莹，像一串碧色的玉荚，折下一枝，如糖葫芦般从上吃下去，滋味儿妙不可言！第一片如果入口欲化，第二片一定稍稍提醒你仔细咀嚼，第三第四片呢，你能从中尝到露水与榆钱混合之后的天然之甜美，曙色与夜色寄托其间的浑厚淳净，以及科尔沁草原固有的土地的芬芳。小小的榆钱儿吃完了，你会意犹未尽，把目光停留在更高更密的榆枝上，然后想方设法爬上墙头骑到树杈，在枝叶的遮蔽下吃个够。

故乡的榆树多，但让我们一批顽童大吃榆钱儿的树们很平庸，顶出名的我没见到，据说那棵大榆树曾让明成祖朱棣叹为观止，其时朱棣北征，在草原上陡然遇见这株突兀的冠盖状的大榆树，觉得很神奇；后来康熙皇帝东巡科尔沁草原，还曾在这株古榆下乘凉。这棵树，身高 25 米，腰围 7 米多，四条汉子还抱不拢，绿荫覆盖的面积将近五百平米，了不起的榆王！

我离开故乡时刚十三岁，在那个年龄，不可能跑到几十里以外去欣赏一株大榆树，哪怕永乐和康熙乘过凉驻过马的大榆树，对孩子来说也没有意义。

但我之所以要搬出这株古榆，只想说明一下故乡榆树的气势及种族的强悍而已。

那大榆树据说是神树，灵验得很，旁边专门筑有一座“天增寺”，为这古榆护法。由子是神树，满树的榆钱儿再甘甜，也没人敢去采，在孩子们眼里，这是极不痛快的一桩事，简直可以说是对造物主的轻视。

我决心抽暇回故乡走走，去参拜一下神奇的大榆树，我要把自己童年时从它的种族身上获取的思想倾诉给它，把我的感激呈现给它。吃不吃榆钱儿，对已近不惑的我来说，早已变得不那么重要，但我敢保证：我的小女儿一定爱吃！

榆钱儿，能购买欢乐和童趣的珍贵货币，贮存在记忆的银行里，你将拥有无比丰厚的感情的利息。

只可惜北京城里……